顧端文公遺書

顧端文公經正堂商語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初宜諸歐陽公會士紳於經正堂發問曰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作何理會在座莫應未及竟其說後諸友會文先生命題論語師冕章課之特啓新鋟先生適續舉經正堂之會先生入座復舉宜諸之言及關諸友文大率都是形容聖人仁體先生因謂之曰此義誠精窮此等事亦何待聖人設遇師冕於此當其及階夫子曰階衆人亦必

曰階也當其及席夫子曰席衆人亦必曰席也當其皆坐夫子曰某在斯某在斯衆人亦能曰某在斯某在斯也何獨見夫子如此便著許多形容諸文句然則云何曰仁體聖凡所同所異者衆人行不著習不察聖人著而察也不著不察之謂器能著能察之謂道子張一問之功於是爲大曰若是孔子然之足矣又曰固相師之道何也曰世間有二種人一種是庸下的既已不著不察無論矣其一種是賢智的自謂能著能察卻往往於此生出一般意見將來播弄擧拳舞掌大驚小怪便有無

限不穩須知這箇道理亘古亘今只是如此沒些
子奇特當時及門之徒往往疑孔子有隱這等處
俱當面蹉過其去不著不察幾何故子張特爲設
問提醒之然而子張才高意廣最容易落玄妙窟
中去孔子此答又所以提醒子張也其指精矣昔
陽明有門人董蘿石一日出游而歸曰今日見一
異事陽明曰何異對曰見滿街都是聖人陽明曰
此常事耳何足爲異亦此意也予又聞謝上蔡與
朱子發講此章而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竊謂豈
惟一部論語千經萬典都恁地看若不恁地看階

只是箇階席只是箇席某某只是箇某某與我何干曾見如斯不審有當於發問之指否

將中復講六言六蔽章有請曰如何是好學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孔子言之矣不遷怒不貳過是也曰這非孔子獨以歸之顏子且繼之曰不幸短命曰今也則亡曰未聞好學者也表得十分鄭重何可輕言先生曰固是然其實所謂不遷怒也只是箇不動氣所謂不貳過也只是箇不自是初非甚高難行之事孔子所以反覆感歎正謂顏子人人可做却人人不肯做耳非以是爲絕德也吾輩且去

做一做看如何

問孟子盡心章曰此章首條先提出一心字後提出一天字中間提出一性字此意當理會月願聞其說曰心字天字是當時兩箇學問宗旨性字則孟子宗旨也曰何也曰爲切近之說者類言心心何嘗不可爲宗然而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箇根柢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粗而不精爲玄微之說者類言天天何嘗不可爲宗然而天之所以爲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箇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

求諸常人之外虛而不實故孟子特以一性字攝之以爲於此知得何精何粗何虛何實總總在這裏於此不知那箇喚做心那箇喚做天兩下披離都無把柄矣此七篇之中言性最爲喫緊也曰存心養性事天何如曰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事天並不是兩段事曰殀壽不貳何如曰此亦只就存養處指出箇關頭適史際明講樊遲問仁章可證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存心養性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即殀壽不貳語云金用火試凡聖賢論學必要勘到關頭此是試人的火也曰事天立命

如何分別曰也分別不得且如舜祇載見瞽瞍夔
夔齋慄事天也至於瞽瞍允若便是立命矣所謂
父不得而子也又如周公聞流言避居東事天也
至於成王感悟郊迎便是立命矣所謂君不得而
臣也又曰事天者後天而奉天時天即我也立命
者先天而天弗違我即天也其實一也
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何曰道性善是說本
體稱堯舜是說功夫性箇箇是善何嘗負人人不
能箇箇做堯舜却負了性此孟子所以深責成於
人也曰註云稱堯舜以實性善是否曰要實性善

當於乍見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之弗屑爾汝之勿受人人同然處徵之如以堯舜實性善則亦將有以不堯不舜實性惡者矣恐未妥也曰自楚反至末云何曰都是反覆發明這二句夫道一而已矣這道字要仔細看孟子生平論性只說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推而上之只說得仁義禮智並不曾說源頭此道字卻正是源頭乃生天生地生鬼生神的物事下二條一言疑畏不可有一言瞑眩不可無這事似難非難似易非易見以為難便生怯心試看我是這耳目口鼻聖人也只是這耳目

口卑我不曾少却些子聖人也不曾多却些子如何說著聖人便驚慌起來甘心退讓只横這念在胸中一切啗啞了如何擡得頭起豈不自慢自家故曰疑畏不可有見以爲易便生怠心試看古來聖人一生兢兢業業猶自有不滿意處中間還歷了許多險阻許多憂患蹴蹶摧剝用了許多功夫若只悠悠自在不須喫些苦辣便要無災無難做箇聖人世間有這等便宜事否卽謂是聖人比我反費力我比聖人反省力了世間有這等顛倒事否豈不自與自家故曰瞋眩不可無總總看來道

一是就發脈處尋出一箇來歷使人識取本體究竟道性善之指疑畏瞑眩是就下手處剖出兩箇機緘使人識取功夫究竟稱堯舜之指故曰反覆發明這二句豈但如是一部孟子都是發明這二句也

附 毘陵商語

問志於道章先生曰志道三句與興詩三句合而游藝句又包得詩禮樂也語次指講堂中曰我們今日在此正是游藝藝形而下道形而上無處不是藝卻無處不是道著於藝則藝只是藝游於藝則

藝皆是道游字之意徹上徹下雖堯舜治天下也是游藝

問天降大任章先生曰孟子就順逆兩途提醒人順境倒有一箇死幾在裏面逆境倒有一箇生幾在裏面然天生賢聖必把一箇難題目與他逆多而順少聖賢遇了難題目倍有精神亦不爲難題目困倒

孟子議論往往無中生有絶處逢生極能喚醒人試讀此章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最恒情之所怫鬱而難堪也却爲指而示曰如是者可以動心可

以忍性可以增益不能於以鼓舞而振興之令人即欲苟自息棄而不肯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最恒情之所狎玩而易恃也却爲指而示曰如是者國恒亡於以恐懼而怵惕之令人即欲肆無忌憚而不敢於是又總而申之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何其深切著明也且夫沸氏之言死生人以爲至精矣必曰過去向如未來何如瞻前顧後牽纏不斷孟子只就見在一念八字打開這邊是生那邊是死豈不十分斬截至拈出箇知字尤是生死一大關頭也人能於此透過

自不愁不了得生死而又何用許多葛藤爲哉

朱端文公志矩堂商語　論語四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問顏淵季路侍一章曰讀此章當看聖賢之用心處聖賢與常人原無差別究竟天地懸隔緣他用心處不同也何以不同常人滿腔是軀殼念頭聖賢滿腔是一體念頭常人於自家身上即一絲一粟便要犯著吝字即片善寸長便要犯著驕字放不下聖賢直是放得下故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願無伐善無施勞常人於別人身

上一切病疾痛癢都如秦越相遇放得下聖賢直
是放不下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兩
下用心豈不判然相反程子曰子路求仁顏淵不
違仁孔子安仁自有此案說者皆謂子路不如顏
淵之大顏淵又不如孔子之自然誠是確論愚竊
以爲既同不在軀殼上起念便同喚做仁這裏只
明道先生好如此說吾輩恐没喫功夫這等較量
不如且就自已與一聖二賢較量一番老者安乎
朋友信乎少者懷乎能爲孔子否也無論孔子善
無伐乎勞無施乎能爲顏子否也無論顏子車馬

輕裘與朋友共乎敝無憾乎能爲子路否也於此
有少分相應便去推贊孔子也是委見得孔子好
處不是虛奉承便去品隲淵路也是委見得淵路
差等處不是漫揣度如其不然急須反而一思彼
一聖二賢何以爾爾我何以不爾爾病根安在自
今當作何料理庶幾慚愧驚惶日不安食夜不安
寢有箇翻身處耳又曰古來師友聚處蓋不空過
一顰一笑一言一動各各互相觀摩互相取益子
路說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出來委
似看作一好事了及聞顏淵說箇無伐善無施勞

出來必且爽然若失坐進一格矣意中又以爲孔子尙更有異焉故特起而問曰願聞子之志及孔子說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出來非惟子路爽然若失連顏淵亦坐進一格矣乃知孔子不孤負淵路淵路不孤負孔子吾輩須於此細細體貼將身作證方不孤負一聖二賢方不枉讀這章書也

問知行曰這要活看看得活或以知爲先或以行爲先或以知行爲一或以知行爲二一一都是若執定一一都非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可謂曲盡曰誠明明誠云何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身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明誠也誠者言乎其本體也明者言乎其發竅也誠在渾淪未判之先明在渾淪既判之後自誠明謂之性由先天出後天也自明誠謂之敎由後天入先天也薛玄臺曰看來論本體則以誠爲主論功夫則以明爲主曰最是總而論之知行之說易著其原劈頭便推出兩箇大知行使人識箇來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也中庸詳其委結局亦推出兩箇大知行使人識箇究竟天下

之至聖天下之至誠是也曰至聖至誠何以分知行曰聖者通明之稱故權以知屬之至聖通明到十分極處也然而知本虛也就知言知那虛的直是說不出因借實處形容特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表之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且終之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皆以象其實也何也實則顯而易知也誠者不貳之稱故權以行屬之至誠不貳到十分極處也然而行本實也就行言行那實的直是說不盡因借虛處形容特於經綸立本知化表之曰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且終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皆以象其虛也何也虛則微而難窺也原是一箇人却分作兩箇說蓋必如此交互發揮方見全身耳

座上諸公次第各講書一章訖將散諸子復群請吳安節錢啟新諸景陽三先生前懇各再講一章三老以讓先生先生顧諸子言曰連日講的是紙上的書今却請諸君身上的書紙上的書我們經開便好講諸君身上的書須是諸君自家拈出方可商量皆起問曰何也先生曰敢問諸君今日之

來是爲要做時文是爲要做人皆曰要做人先生曰若是爲做時文箇中意見議論委是無窮懸河之口也說不了罄南山之竹也寫不了諸君津津求益端不爲過若是爲做人正不消多古來求道之士投師訪友奔走四方眠食不遑只是從一言半語上有箇領會處便把來做箇根基就此體察就此培養就此持循就此克拓到得究竟時千條萬緒都在這裏更無滲漏緣這箇物事眞是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一針一線無不全體具足故一處通則處處皆通一處窒則處處皆塞只看我作何

予當耳若今日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朶裏明日又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朶裏又明日又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朶裏只要體入身來覺得甲說的也是乙說的也是不知用那一句好久之頭緒多端意念雜沓一句也用不著反疑他人說得不分明剖析得不詳細又思量去東問西問問了歸去過却幾日二四五六還復如舊牽牽纏纏不覺被他盤到老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記得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能殺人朱子愛其語嘗

以語門人又記得侯司徒霸遣使奉書於嚴子陵子陵呼侍者報之口授二語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意順旨要領絕侍者曰如斯而已歟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每誦此語輒爲悚躍況今連日所講不爲不多就中撮取只安節先生見過自訟一言儘彀了無已啓新先生所舉下條好學二字便是生民未有的聖人亦從箇中做出來吾輩若要跳在這箇聖人頭上去所不敢知如其不然且將這二字去做做得完滿再來計較未晚也諸君若謂既如此聖賢何用說許多則又有說聖賢正見人

千般百樣各各有偏處亦千般百樣說在這裏憑他採用譬諸素問難經等書將人間病痛一一發明根由一一設處方乎看他有何病痛便用何方若說了一邊遺了一邊如何醫得十方人諸君於此五日矣但講說間有打著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精聚神時時覷著在在守著偶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憂偶遇情欲粘帶只喚起這箇那粘帶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也抑乎又有說焉程伯子日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所以奪志者

一是寫在紙上便要人道好此名心也一是童生要秀才秀才要舉人舉人要進士此利心也方寸之中著此兩端一俗人耳即舉業亦恐不能工矣是做時文與做人兩失之也倘能專意本領朝參夕證無非是事一切名利茲不掛上眉端吾見胸次清虛義理自爾昭著意思閒雅天機自爾活潑以此讀書必能一一透入聖賢之心以此作文必能一一寫出聖賢之心內外精神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是做時文與做人兩得之也諸君於此宜何居光陰易邁因緣難值子衿矣願各努力他年再

過當令諸公刮目相待無復作吳下阿蒙也珍重

珍重

顧端文公仁文商語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吾郡鄭太初儀部初令嘉禾建仁文書院以課士士蒸蒸起歲戊申正月之六日予過其邑訪岳石帆伯予特且晡諸茂才聞之偕詣石帆第請予赴會遂與石帆暨令弟儀部石梁孝廉石龍及沈孝廉汝訥高孝廉明水偕往則楚中楊行素先生已先至矣予進而伏謁

先師適郡博文麓屠君抑吾吳君亦次第至於是

列左右而侍焉諸茂才各歌詩一章敔金戛玉遞相倡和濟濟如也予退謂石帆曰今日觀洙泗盛儀矣會中有所商榷憶而存之庶幾藉手求鍼砭於諸君子云太初名振先武進人行素名坦孝感人文麓名稱寧國人抑吾名宗魯南靖人石帆名元聲石渠名和聲石龍名駿聲汝訥名士龍明水名斗光諸茂才曰沈氏太和曰沈氏致和曰李氏晉曰高氏尚志曰張氏文綜曰楊氏瑞枝曰仲氏景亨曰張氏昌運曰陸氏則行共績集者不能悉記

問天命之謂性曰道是吾人一箇大頭腦所在意經入理會予少讀論語至禘之說註云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忽有省為之掩卷躊躇者久之世間無貴無賤那箇不有所自出始祖猶可尋求那所自出的爲誰何姓何氏向來都說某是夏之所自出某是商之所自出某是周之所自出今看來還都是旣有書契後的那未有書契先的何在禘之說直要透到這裏所以夫子特鄭重言之一則曰不知一則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如視諸掌旣而思曰那所自出的

又有所自出也欲識天命二字須如此反覆體取方纔有些端緒及識得時又只在眼前不隔絲毫諺云踏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此言雖鄙却最可玩味也

問下學而上達曰總只是這箇下學學此上達達此以用力言謂之學以得力言謂之達耳乃聖人旣不謂舍下學別有上達亦不謂下學即上達而曰下學而上達何也此須各人自去體貼始得

問孔子是生知安行的是由學而成的曰這學字孔子一生汲汲皇皇在此其自信得力處在此其毅然

貞任而不離在此其木鐸千萬世在此即吾輩今日儼然而集一堂之上精神凝聚各有一段不容自已之意亦在此知只說孔子是生知安行的便少味矣曰然則孔子信由學而成非生知安行矣何以爲聖人曰此中尚有說在若論生知安行非特聖人則然即愚夫愚婦亦然若論聖人非特是學知利行的亦且是困知勉行的曰何也曰試看嬰兒墮地便曉得啼還有人教他啼否已而曉得覷還有人教他覷否已而曉得聽還有人教他聽否已而曉得言還有人教他言否已而曉得思還有人教他思否且見親曉

得愛見長曉得敬還有人教他愛親敬長否豈不亦是生知安行至如孔子適蔡時年已望六猶曰發憤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也又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則一切任其自然矣却於此見七十之前未必能從心也豈不亦是困知勉行知愚夫愚婦亦是生知安行則知人人具體聖人安得看自家太低忍於暴棄知聖人亦是困知勉行則知聖人人人可做安得看聖人太高甘於遜讓此吾儕所宜急急猛省也以上三則擬寫呈石帆諸君子矣復贅之曰聞諸古人重惜陰誠謂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吾儕固無論過

去歲月即新正以來倏忽半旬餘矣於此有所事乎無所事乎秀才門有歲考有季考則高下關心官人門三年有外考六年有內考則黜陟關心所以各各有箇怕懼各各有箇慚愧只這箇並沒人來考便看得等閒却不知上則父母下則妻子近則僮僕遠則親戚朋友一言一動十視十指還瞞得些子否還待提學按臨部院考察科道糾拾方有分曉否且時時刻刻在處森列還待六年三年一年四季否此猶就人言之也反而參諸吾心是是非非明明白白縱瞞得父母瞞得妻子瞞得僮僕瞞得親戚朋友還瞞得

自家否較勘到此眞令人不容不十分怕懼不容不十分慚愧雖欲飽食安眠悠悠過日不可得也不肯徒然老大尺寸無聞業巳負天負地負君負親負師負友乃一點狂心猶然未歇且欲補之桑榆况諸君于春秋方茂趂此精力何事不可爲請莫說第二句話請莫問誰是光成誰是學成費許多閑圖度只就今日便劄定脚根一直向前決要做箇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庶幾不枉出世一番耳熟念此會因緣非淺再爾饒舌不自知其煩絮也諸君子尚不予棄亦望加予一鞭幸甚

於冬游一記見先生虛心於夏游二記見先生苦心始先生傾慕陽明眞如孔孟復出見陽明之高足弟子王龍溪如見陽明焉以故一顰一笑一步一趨無不奉爲蓍蔡至於俄而訶之曰機心不息俄而訶之曰不脫知見俄而訶之曰全未俄而訶之曰悠悠俄而訶之曰錯過好日月俄而訶之曰只是依阿世界亦皆欣然俛首而信受之又其時銳然以聖人自期精神意氣十分猛烈不無用心太緊處而龍溪所言融脫灑落適撥著他痛癢如予醉以醒予寐以覺遂不自知其豁然以解也故曰見先生虛心已而熟察

字出自禪門吾儒所不道也予曰神而明之易之言悟也黙而識之論語之言悟也特未及直拈出悟字耳至朱子曰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却明明道破矣未可專歸諸禪門也又不可以好言悟爲世病據吾意還病其好之未眞耳何則天下未有不修而悟亦未有悟而不修悟者與修相表裏者也是故未悟則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修假令世而不好言悟斯亦已耳如其眞好言悟也丈所標八字彼將奉爲指南奚病乎

予從安節覔念菴先生三游記閲之既畢謂安節曰

顧端文公南岳商語 戊申季春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荆溪吳安節先生之還里也數牘書來言願合二三同志聚首山中求交修之益予喜而諾之歲戊申遂訂季春之約適琴川耿令君相邀因於月之十七日先往赴之二十日回棹至毘陵糧艘雲集尼不前水復淺澁乃由荆鐵橋迂道而行盡三日始達于景素先生迎謂予曰待兄數日矣予曰此會於城不宜恐生事端須覓一佳處安節曰莫如

南岳是予所從文恭萬師訥溪周師稟業處也予欣然偕往景逸玉池文石俱集晝則聯几夜則聯榻盤桓累日禮簡情眞時有商確不騖浮談不執成見廓如也旣別景素安節兩先生並有記倣羅鄧兩先生之三游而題曰春游命予續貂予坐病懶逡巡無以應久之追憶問答之語并參諸往來之牘次第筆之庶幾藉手就正有道又以備異日自考云爾

景素謂予曰兄主盟東林只宜守定下學上達躬行君子八字予爲點頭已而曰近世率好言悟悟之一

前浮行徑往往不滿人意退而考其言亦率不酬遂
并其言而疑之兢加推敲反覆辨折冀以匡扶掰正
引歸實地於今檢點還似在文義上轉換作合乍離
未足以服龍溪至最後數十言披肝瀝膽傾盡底裏
字字血誠亦字字藥石龍溪始無處躲避只得承認
耳故曰見先生苦心安節日中所載龍溪語誠多瞽
發似亦不無可疑予曰然詳釋龍溪之指總是要人
斷名根這原是吾人立脚第一義人不知而不愠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已如此說了却何等說得正
當龍溪乃曰打破毀譽關即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

出頭亦無分毫掛帶則險矣這便是爲無忌憚之中
庸立了一箇赤幟王塘翁比諸洪水猛獸有以也且
人不特患有名根又患有利根利根是粗塵名根是
細塵斷得利根却說斷名根委是入細頭路若利根
不斷漫說要斷名根吾恐名根愈死則利根愈活箇
中包裹藏伏有不可勝言者季時嘗言不好名三字
是恣情縱欲的引子良可味也且名未有不從爲善
來者也故利之於善也遠而名之於善也近利根斷
自當反惡而之善名根斷容有藉口善之近名委而
不爲以自便者矣故不好名三字又是爲善的反朋

也吾輩試看龍溪之於利根斷乎未斷乎而汲汲以斷名根爲言又恐利根愈活則善根愈死其爲心術之害不小也乃近世説者於此等處一切抹殺但相與張皇其見地而名之曰悟彼所悟果何物耶吾不知之矣

安節曰鄧定宇先生秋游記何如予曰此老處心苦心亦與念菴略同舊本載先生之言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予二十年前從張陽和先生受而讀之亦爲踴躍新本删去此三語必是此老百步竿頭進步不以此爲極則也豈

得不謂之虛心察其意又若惟恐發人之狂頗為掃蕩也者豈得不謂之苦心此所以為定宇先生也吾輩須要識得

安節復問三游記於景逸景逸曰羅鄧二先生游記大略一邊享用現成一邊收攝保聚畢竟收得馳散方是真現成又曰學問要在知性果是透性之人即言收攝不曾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即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但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

者正在此也說甚善
文石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予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將心意知物四者並挈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是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

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並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指似均之挍勘未盡也

景素極斥陽明學術之弊安節謂崇正闢邪自是身任斯文者之責顧其說有二有先衛門戶者有細探閫奧者譬之兵家豎旗鳴鼓大將主盟而當鋒破陣擣巢搜賊非謀勇兼資結局亦甚非易事尊程朱以衛道脈門戶正矣今復取文成羅鄧諸稿商求至當實爲邇來海內諸賢率祖文成無善無惡一言其弊必至以恣情爲本性以禮法爲桎梏肆無忌憚而莫

之救余於白鷺講院中答王塘南東內云不若易以
無聲無臭四字益直徹到閫奧處也若念菴收攝保
聚之說正今日救病良方所當共為服膺且彼宗陽
明而失之猶有圓通一路可借以文飾至於口口周
程而猶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將何以謝龍溪諸人
乎余聞之悚然起曰此真頂門一針矣敢不拜教
安節曰自陽明提良知以來天下風從而江右為尤
盛吾輩亦須即得過方是景素曰只要這裏討箇十
分是處不必太著意照管予曰陽明之良知至矣暨
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指也然而

江右先達如羅念老於此毋有救正近日如王塘老於此稍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此理平鋪人各以見取之故有異同若討得十分是處自然語上語下無所不通更有甚異同雖然到此又何嫌異同舜執兩端顏服一善試看這等處還落照管還不落照管也願相與參之

玉池問周程朱諸大儒何如子曰論道必推元公論德必推淳公朱子道不如元公之精德不如淳公之粹乃維世之功直與兩先生鼎立天壤莫得而軒輊也問朱陸子曰昔聞諸方山先師朱子之言孔子教

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竊恐聖人復起不易矣問陽明子曰濂溪有萬世永賴之功陽明有一匡天下之功項之論及古今世變王洮歎曰告子亂性鄉愿亂世如之何予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予別景素安節兩先生而歸越二月得景素之春游記越五月得安節之春游記予讀之種種會心作而歎曰善哉景素之言剝盡枝葉獨存本眞安節之言剝盡藩籬洞闢堂戶景逸之言掃盡葛藤直挈要領王池之言芟盡荆棘顯示康莊所以發我憒憒多矣

而私衷尤有味於躬行一語頃答沈儀部何山書曰承詢入門要指入室微言茫乎不知所對竊嘗伏而思之此事經孔孟發揮一番已而又經周程諸大儒發揮一番已而又經陽明諸先正發揮一番業已說到九分九釐九毫向上幾無復開口處算來算去還是躬行難也然而世之言躬行往往偏漏諸修而其言修也又往往僅以事爲之撿飭念慮之矜持當之是且不免墮落方所而修弊於是高明之士厭薄不屑往往去而言悟至脫略事爲破除念慮蕩然無所隄防而悟亦弊矣總之看躬行兩字草草也試思孔

子何等聖人其於此猶曰未之有得而可以易言乎

哉予故備志所聞陳諸案頭比於盤盂之銘時惕觀

省庶幾收萬一於桑榆云爾嗟乎日往如馳月來如

驟今茲之會業有定期無何又將尋盟南岳之靈其

有以啓予之昧振予之怠策予之衰也夫

答鄒南皐書 以下附錄

從曠雲陽拜手教之辱又從吳安老得吾丈讀春遊

記諸說此是丈一腔仁體到處流行必欲覺同志而

偕之大道也能無感佩鄙吝之胸未忘擬議輒有請

益具列如左

南皐云景素先生論學大都以下學上達躬行君子爲宗旨此眞末世津梁予竊謂下學二字足矣但闕陽明學術之弊想上達別有理會另有細請陽明論學與孟子陸子一致是一雙大眼睛議論一是一代大辨才功業是一代大幹濟超諸功臣上似不得以意測度惟是陽明先生生繁麗之地長名鄉之門富貴是陽明身上本等而後來學者盡脫寒酸以享用爲本等陽明當艱辛之日少不得委曲而今學者以機智爲妙用則其流弊予嘗患雖時接學陽明學者人人躲閃學濂洛學者不知

避忌予夙有慨於中此學者流弊於陽明何與
下學而上達是究竟話萬聖千賢都走不出這樣子
恐不啻末世津梁陽明先生一代儒豪不得因其流
弊歸咎此至公之論也
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言其流必至以恣情爲本性
以禮法爲桎梏此等人開眼便見何曾算他在學
問中人郎闖入亦自有眞假不必辨亦不必惡只
好如近溪先生云怪他不得足矣余竊謂此語蓋
爲戒慎恐懼謹守禮法之嚴者教之以直透心體
使知心體惡本無而善亦無天下雷行物與無妄

惟茂對時育萬物耳非爲未戒愼恐懼者而言也若未戒愼恐懼者恣情放蕩是墮惡道中人何足憂何足辨耶此語非自陽明始也即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宗旨放下試理會今未發時善耶惡耶有善有惡耶無善無惡耶人當於中庸體會不當於陽明語言下生卜度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何物乎是善非善然則中與善是一是二尊號曰南皋尊字曰爾瞻這是一箇鄒先生是兩箇鄒先生敢問

濂溪以道勝明道以德勝㴠菴以功勝此語蒙所

來諭道卽德德卽道道德在卽功在功在亦道德在無德於心不可謂之道不措於行不可謂之德無補於世不可謂之功濂溪明道難窺淺深特明道無太極圖不生後人辨駁耳晦菴先生所得未可輕議格物一說陽明以格竹子一事便推倒衆未以爲然晦菴亦深細常思晦翁如大本錢客南北茶飯俱有在人自取此等議論自應受人駁但不應受南皐駁耳

伏羲一畫周子一圖來自天稷不可思議評朱子甚確愚嘗擬爲儒家杜工部亦此意也

秋游記多闡發心性語似不脫西江禪意此語有病夫道一而已矣天下無二道今古無二學離道西江是一學毘陵又是一學不知諸君以何者是禪若只以禪無父母妻子吾儒有父母妻子有髮非禪矣宜從心性脚下理會

有髮無髮迹耳所以有髮無髮源頭何在一髮千鈞非是小故欲理會心性似宜於此勘箇明白

丈言吾儕不可避講學之名避講學之名者常人也鄉愿也有講學之名者少年也名相也義理也意見也老年賢名相意見者不少非真正皜皜與

愚夫愚婦同體者未易語此

有一僧參禪初間有悟曰山是山水是水久之又有悟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又久之又有悟曰原來山是山水是水也不知甚處是真正髇髇甚處是名相願爲剖示

丈言下學上達從心不踰吾夫子皮肉骨髓在焉稍墮一邊不免因病發藥諸公覩近世之弊便欲以從心不踰對下學上達四字予竊謂下學上達所學何事所達何事學者學此從心達者達此從心即一學字足矣因病發藥猶可因藥發病者不

少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皮肉骨髓一語此處下得欠妥向因人看孔子躬行二字幾與不著不察等卻就未之有得得字上生出玄妙解來故以此一語點破以爲必須徹皮徹肉徹骨徹髓全身都是這箇方纔好喫做躬行耳至借從心不踰矩下學上達正是無病下藥又不但欠妥而已也恐原無此意

景逸所言收攝保聚畢竟收得馳散方是真現成

念菴先生通上下言之於學者爲得力收攝保聚四字不是離性收攝保聚離性是與性爲二透性

即收攝保聚亦性不透性如三伏包火識神滾亂熱中何有已時以禪家話證孔子語語是病若真知者語語皆合

禪門話儘多悚發人處善取之皆足爲吾用但究到血脉上便須有商量耳故明道曰句句合字字同然而不同此透性語也

文江證道講語因安節有修悟雙提之說蓋此公行履篤實居官居里孜孜學問皆有本末若彼一無資糧安得藉口吳公會中調停意亦不必諸君聚首皆真人也真人面前不必說假話吾輩五十

六十冉冉老矣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卽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大丈夫一眼看天一眼看地當如鳳凰翔於千仞更無它顧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吾夫子眞是全放下者愚又聞伊川先生過灩澦波濤洶湧中獨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見之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于時舟行甚疾不及答竊謂卽今休去便休去近於舍若要了時無了時近於達亦均之其能放下矣不知伊川於兩者何居又不知此兩者之於吾夫子何如也請爲下一轉語結此公案

安節云借程朱以修飾門戶而恣肆反落支成門
人窠臼者豈少哉日用中防檢少疎當日乾夕惕
云此一篇春游記大綱領也千古軌範更無越此
人精神要眞程朱可賜明可學程朱者當思果識
仁否識仁果與良知合否水壺山窮冷暖自知請
以續春游記末篇隻眼者得無謂鄒生粘牙帶齒
無丈夫氣乎然藉此與諸君對面亦一幸也

總而論之景逸拈透性二字最是得這箇到手所謂
一了百了更有何事詳南皐之指惓惓懇懇亦無非
要人進此一路吾黨領得此意便是一生受用但要

思如何能透性耳究到此連南臯也說不出雖然臯是說出了也只精神要眞四字便是程子之識仁朱子之格物陽明之良知都是這箇鑄成耳具隻眼者當於此親見南臯面

顧端文公當下繹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源頭關頭

近世率好言當下矣所謂當下何也即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坦坦平平一條大路相應信受但要知尚有箇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即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

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即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了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求司率爾也予爲是說適借史際明過虞山舟次語及之際明曰然抑又要知尚有個關頭在須與他勘過予曰善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走漏所以古來聖賢亦要歷多少艱阻費多少辛勤不敢曰一了百了漫爲大言以自欺也

勘法

論語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勸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即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膽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

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昔鍾離雲房授呂純陽黃白之術純陽曰所作有變易乎曰三千年後復還本質耳純陽曰吾不願誤三千年後人彼所鍊外丹耳猶然長慮如是況仁乃吾之內丹乎竊恐一念不眞轉眼便還本質何待三千年且賣自誤何止誤人已也吾輩其無輕言當下哉

曾點仲弓

予一日讀曾點言志章有省已讀仲弓問仁章又有省以爲此於當下之指殊有發明蓋曾點據眼前景

做眼前事正善言當下者夫子喟然嘆而與之其投契深矣及問何以哂由則告之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斯言也說者皆以爲教子路自子觀之實所以教點也何也點狂者也安知不曰禮豈爲我輩設故特特拈出此一字使之反而自照於此悟得點之當下卽吾夫子之當下可以入聖於此不悟點之當下只是點之當下不免終於狂而已此予所謂源頭也至於仲弓夫子却舍當下不言而言出門使民何也意若曰人之常情惕於顯而畧於微謹於衆而懈於獨嚴於斯事而忽於所使子之游吾門待吾

左右也其以一日之長不敢惰慢可知已由此而出門亦能爾乎由此而使民亦能爾乎故特特揭出此兩端使之自去查勘誠令出門如見大賓安往而不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安往而不如承大祭此際明所謂關頭也合而參之當下之旨悉矣

二科

考孔門設教原有二科一是爲初發心者設一是爲久發心者設爲初發心者設則但據其見在一念遂與誘掖絕不苛求此接引法也故曰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也

爲久發心者設則必通照其平時細加撿點畧不假
借此磨鍊法也故曰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
日月至焉所以成就及門諸大弟子一項人也兩法
兼用方纔可大可久又曰自三月不違而上則爲於
穆不已惟聖人方有此境界自日至而下則爲時至
雖塗人亦有此境界故就仁之於人言時至者卽其
日至者日至者卽其月至者月至者卽其三月不違
者只是一個血脉有何毫髮差池所以要用接引法
也就人之於仁言時至者自與日至者別日至者自
與月至者別月至者自與三月不違者別却有多少

等級不容毫髮混冒所以要用磨鍊法也用接引法使人一朝鼓舞而有餘可與入聖之門用磨鍊法使人終身黽勉而無盡可與入聖之室

真心習心

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槩言之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葢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守衢州合士友於衢麓講舍因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日爾諸友只漫

說良知吾今問爾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假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箇良知就不下車堯舜之廟而觀則安於堯舜之廟者固是箇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箇習心耳良知何在衆茫然無以對由此觀之眞心二字豈可容易承當哉此謝子所以欲人之自識也

爲己爲人

匠者治壁旣竟抹以靑灰子偶見之問其故對曰如

此方堅固可禦風雨又一日見之問如前對曰如此方好看予點有省昨日所對便是爲巳的路頭今日所對便是爲人的路頭這兩箇路頭究竟判若霄壤原其初只自當下一念決之耳昔文惠公於庖丁得養生今玆於匠者得審幾焉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兩是字點得極妙所謂當下卽是應作如是觀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是丘之是比是知是禮之是更爲親切愼莫錯過

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

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

曰噫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

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

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

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

此二條正吾夫子直指當下處惜乎公也不能識取

擴充以求究竟電光石火霍然而過了無補於事實

孤負吾夫子一片心耳

本體功夫

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見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總只是要人去做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有謂子曰曾交一章乃孟子指點當下最親切處註說恐不可泥子曰何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孟子一生精神命脉所注當其時非但求能信之者而不得即求能疑之者亦不得也曹交却特舉以爲問這是甚麽樣見識恒情只於儕輩閒爭長爭短爭勝爭負曹交却與千古來聖人對較而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這是甚麽樣志趣孟子從來未曾遇此等人不覺喜之特甚遂語之曰你既覷著箇堯舜只立定主意去做便是更不須回頭轉瞬費却許多閑計較又見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因而示之曰即此

便是孝弟即此便是堯舜巍巍堂堂許大聖人只在眼前何等容易何等省事所以搖動他一團生機使之歡天喜地快快活活做箇聖人亦不枉他這一見也予曰看得甚好尚有一妙處曰何日世人指點當下只說聖人是現成的孟子拈出一箇爲字却說聖人是做成的試思徐行是誰徐疾行是誰疾後長是誰後先長是誰先堯之服桀之服是誰服堯之言桀之言是誰言堯之行桀之行是誰行歸而求之是誰求不求是誰不求於此見作聖作狂只看我之爲之何如不容推諉別人於此又見世間只有做成聖人

無現成聖人不容只討自在此爲之二字尤是提醒
曹交最喫緊處也曰信哉認聖人是現成的那箇肯
去做認聖人是做成的卽不得藉口自然一味圖享
用矣近日羅念菴先生謂世間無現成良知亦此意
也曰此誠先生苦心語究竟不如說箇世間無現成
聖人較穩免得惹人吹求於此益覺孟子立言之妙

過去未來

予向謂識得當下更不須想過去未來今乃知善言
當下者又未嘗不通過去未來也觀孟子之於齊宣
滕文便是兩箇公案何以言之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味齊宣此問𢡟然有且驚且慕恐不必得聞之意這其時通身倒入功利中純是一副妄念孟子却就易牛一事與之反覆磨勘曰是心足王是歆動他曰百姓皆以王爲愛是挑激他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提掇他曰牛羊何擇是折難他曰無傷是安慰他曰仁術是誘掖他曰見牛未見羊是開發他一抑一揚一收一放悉中窾竅齊宣始而茫然沒箇話來打發自家也忍笑不住旣而如醉得醒如夢得覺先時堂下光景恍然再呈目前因向孟子具箇實供而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此是將他過去的善端宛轉點

破抹殺他當下的一副妄念也滕文見孟子得聞性善堯舜之論自楚反又來見這其時通身倒入道義中純是一副好念孟子却慮其看得自家低有所疑也諭之勿疑慮其看得聖人高有所畏也諭之勿畏又慮其以巳之言爲欺也證之成覸證之顏子證之周公以明其不欺末引瞑眩一語尤妙試看異時行三年喪便有父兄百官來梗行井田便有許行來梗到那所在誰不手忙脚亂只因預先道過知得世間事原有許多難況蕞爾小邦歷些險阻受些驚嚇些苦辛正好抖擻精神激昂意氣自振自拔另換一

番風彩所以竟不作疑竟不作畏而毅然直任之曰是誠在我諸並耕不二價之說陳相一班人都喜他倍其師而從之獨不聞稍爲搖動此是把他未來的變態明白抄破堅固他當下的一副好念也然則孟子之言過去非言過去也正爲當下提出箇源頭也言未來非言未來也正爲當下提出箇關頭也其指極精

象山陸子有門人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

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故曰道理只是眼前道理做到聖人亦只是眼前道理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又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又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漑之功皆

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看前一條則事有去來心無去來也於此可以識當下之有常看後一條則今日有今日之見在明日有明日之見在也於此可以識當下之無常有常語主宰也無常語變化也當下之時義大矣哉

王心齋於朋友初見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而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善乎心齋先生之言當下也曰戒懼便照到源頭矣

日常常如此又照得關頭矣予嘗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孔子之當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顏子之當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孟子之當下微諸此益信乃邇來說得太自在了一似無須於戒懼然者其流之弊恐不能不啓無忌憚之端也愼諸

羅念菴曰鄒東廓公謂予劉獅泉與王龍溪有未了語待公而判予曰顧聞於是二兄各述所言往復者二日獅泉大意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

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
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
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
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離蓋知常
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亟反
而得之也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獅泉曰
不同曰如何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
知能譬之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
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眞
陽也復眞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

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聖之期矣龍溪曰指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變䨴處曰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却爲雲氣掩䁔指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令言闢天闢地鼎立乾坤未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即成再造之功依舊日光照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曰獅泉早年爲見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心察識立論學者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流行兩項工夫却難歸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却須體獅泉受

同見在之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緝簽始是真悟不
崗只於玩弄始是去兩短取兩長不負今日切磋
也若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向嘗致疑但不
至如獅泉云云太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引只
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曾別將一心換却此心
且如見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以爲吾自創業不
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曾懸空做得只是時時不
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精
日健不可直任見在以爲止見此弟與二兄實致
力處耳龍溪因問予近日持行處予曰舊覺此心

收攝須有著到處今覺此心收攝只是誘引不得遷善改過不變二境工夫稍不撓心耳因問曰兒覗弟如何龍溪曰兒比前迥不同第察日用間尚很做手在蓋緣未盡脫見學問脫見到盡處便都是尋常事一切不須拈起此是以良知致良知縱饒差失本無根蒂如醒眼人不入夢境如此則應用時眞機圓熟眞機不圓即眞用不顯此等處沒人直信得及含兒亦無復有商量者矣龍溪此言乃其一生超悟處但不知從何便得平鋪都是尋常其差失便無根蒂此處須有收攝保聚之功見

得端倪似此煞好進步若以見在良知承受卽又
不免被虛見作祟耳

獅泉之於功夫親矣而其語本體也却不如龍溪之
直截龍溪之於本體親矣而其語功夫也又不如念
菴之精細如此切磋方是以水濟火以火濟水見在
各有實受益處也

王龍溪曰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
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迹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
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
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眞

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
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
羅近溪曰當下一語爲救世人學問無頭而馳求
聞見好爲苟難者引歸平實田地最爲進步第一
義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然須有許多仁聚禮
耨家數方可望收成結果也但到此工夫漸就微
渺無先覺指點則下者便渾淪難入高者便放蕩
無羈故孔子謂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中庸
小人而無忌憚可見中庸也只一般但不能如君
子戒慎恐懼加以時習便泛濫無所歸著而終歸

小人也衆其惕然曰此正今時大病孔子所以重憂夫學之不講而誨人不倦也

渾淪放蕩二語甚佳愚謂識得源頭自不患於渾淪難入矣識得關頭自不患於放蕩無疆矣敢以此申其未竟之指

羅近溪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殼手乎友人曰有殼手有不殼手近溪憮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殼手

殼手二字亦何容易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

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孔子亦有不彀手處惟其一念炯然當下便覺乃所以爲彀手也

史際明曰今世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却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不知以此爲當下翻是陷人的深坑本體功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功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人居處時易於寬舒縱肆若任其自然都只是四肢安逸心都放了那討得仁來恭則胸

中惺然不昧一身之四肢百骸血脉都流貫也吾心自然安安頓頓全沒有放逸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恭却是居處的當下執事時易於畏難苟安若任其自然都只是苟且忽畧心都亂了那討得仁來敬則胸中主一無適萬事之始終條理神理都貫徹了吾心自然停停當當全沒有雜亂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敬却是執事的當下與人時易生形骸爾我若任其自然都只是瞞人昧己心都詐僞了那討得仁來忠則胸中萬物一體人已的肝膽肺腸精神都淪洽了吾心自然無阻無礙全沒有

詐偽的病痛這不是仁是忠却是與人的當下敬統體是仁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了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了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了此功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眞當下方是眞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為當下豈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榮辱毀譽死生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

是假的却不是眞功夫不是眞功夫却没有眞本體没有眞本體却過不得關頭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却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却從得生失死關頭不處而不處之不去而不去之欲惡都不見了此方是遇富貴貧賤時當下不受而不受之不屑而不屑之生死都不見了此方是遇嘑爾蹴爾時當下若習俗心腸掩過眞心欲富貴便處了惡貧賤便去了好生惡死嘑蹴之食便食了反嫌不處不去不受不屑的多了這心此是當下否此是自然否故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上的當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指出關頭盡處此處不棄則富貴貧賤造次顛沛威武死生時候決不走作了纔是眞功夫纔是眞本體纔是眞自然纔是眞當下其實不與那饑食困眠然那饑食困眠的自然處到此都用不著了如何當下得來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纔學便多了閒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

利趨之若狂不知悞了多少人後至春明門外被
人論了纔去拏他便手忙脚亂没奈何却一刀自
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此是甚的
自然甚的當下甚的見見成成聖人自家且如此
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親切功夫差認
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

子正欲質當下繹於際明適際明赴經正堂之會說
樊遲問仁章發明當下之指極其痛快不覺心折葢
也人皆言當下即是際明却言惟是乃為當下此一
轉語直從頂門下針有起死囘生之功因遂取其說

終焉以爲繹止矣際明實大有啓於予而予不復能少有加於際明也已矣惟有道君子相與商而正之幸甚